新版文集中篇第五卷

生 活 秀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1 生活秀
85 惊世之作
176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

生 活 秀

1

过夜生活的人最恨什么？最恨白天有人敲门。

谁都知道，下午三点钟之前，千万不要去找来双扬。来双扬已经在多种场合公然扬言，说：她迟早都要弄一支手枪的；说：她要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睡觉；说如果有人在下午三点钟之前敲响她的房门；说：她就会摸出手枪，毫不犹豫地，朝着敲门声，开枪！

这天下午一点半，来双扬的房门被敲响了。来双扬睡觉轻，门一被敲响，她就无可救药地醒了。来双扬恨得把两眼一翻，又紧紧闭上，躺着，坚决不动。第二次的敲门声来得很犹豫，敲一声，不敲了，再敲一声。这使来双扬更加恼火，犹豫的状态更容易让人提心吊胆，人一旦提心吊胆，哪里还会有睡意？来双扬伸出胳膊，从床头柜上摸到一只茶杯。她把茶杯握在手里，对准了自己的房门。

当敲门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来双扬循声投掷出茶杯。

茶杯一头撞击在房门上，发出了绝望的破碎声。

门外顿时寂静异常。

正当来双扬闭上眼睛准备再次进入睡眠的时候，门外响起了来金多尔稚嫩的声音。

“大姑。”来金多尔怯怯地叫道，“大姑。”

来双扬说：“是多尔吗？”

来双扬十岁的满脸长癣的侄子在门外说：“是……是我和爸爸。”

来双扬恨恨地叹了一口气，只好起床。

来双扬扣上松开的乳罩，套上一件刚刚能够遮住屁股的男式 T 恤，在镜子面前匆忙地涂了两下口红，张开十指，大把梳理了几下头发。

蓬着头发，口红溢出唇线的来双扬，一脸恼怒地打开了自己房门。

来双扬的门外，是她的哥哥来双元和来双元的儿子来金多尔。父子俩都哭丧着脸，僵硬地叉开两条腿，直直地站立在那里。

一个小时之前，来双元父子在医院拆线出院。他们是同一天做的包皮切除手术。本来，来双元小金夫妇事先商量的是给他们的儿子割包皮。在得知丈夫也趁机割了包皮之后，小金发誓绝对不伺候他们父子俩。小金是来金多尔的妈妈。小金是准备照顾儿子的。可是她没有准备照顾丈夫。来双元事先没有征求小金的意见，就擅自做了包皮切除手术，这种事情小金不能答应。倒不是说小金有多么看重来双元的包皮，而是她没有时间全天候照顾家里的两个

男人。虽说小金是下岗工人，并不意味着她的地位就应该比谁低。小金有自己的生活。小金白天炒股，晚上跳广场舞，近期还要去湖南长沙听股票专家的讲座，她不可能全天候在医院照顾来双元父子俩。

小金明确告诉来双元，他们父子出院之后，家里肯定是没有人的。她要去湖南长沙了。到时候，来双元父子就自己找地方休养吧。

来双元非常了解老婆小金。但凡狠话，她一定说话算话。来双元在办完了出院手续之后，怀着侥幸心理往自己家里打了一个电话，果然没有人接听。来双元只好带着儿子，投奔大妹妹来双扬。

来双扬坐在床沿上，两手撑在背后，拖鞋吊在脚尖上，睡眠不足的眼睛猩红猩红；她用她猩红的眼睛死剜着哥哥来双元。

来双元和儿子来金多尔，面对来双扬，坐在一只陈旧的沙发上，父子俩撇着四条腿，尽量把裤裆打得开开的。来双元气咻咻地控诉着老婆小金，语句重复，前后混乱，词不达意，白色的唾沫开始在嘴角堆积。随着来双元嘴唇的不断活动，白色唾沫堆积得越来越多，海浪一样布满了海岸线。

“扬扬，”来双元最后说，“我知道你要做一夜的生意，知道你白天在睡觉，可是多尔怎么办？我只有来找你。”

来双扬终于眨巴了几下眼睛，开口说话了。

“崩溃！只有来找我？请问，我是这家里的爹还是这家里的妈？什么破事都来找我，怎么不想想我受得了受不了？你是来家的头男长子，凡事应该是你挑大梁，怎么连自己的老婆都搞不定？既然老婆都没有搞定，你割那破包皮干什

需要全本请访问www.ertongbook.com

么？割包皮是为了她好，她不求你，不懂得感恩，你还去割不成？让她宫颈糜烂去吧！你这个人做事真是太离谱了！不仅主动去割，还和多尔同一天割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是什么？崩溃吧，我管不了你们！我白天要睡觉，晚上要做生意！”

来双扬是暴风骤雨，不说话则已，一开口就打得别人东倒西歪。来双扬的语气助词是“崩溃”。她一旦使用了“崩溃”，事情就不会简单收场。来双扬之所以这般恼怒，除了她的睡眠被打断之外，更因为她根本就不相信来双元的鬼话。小金这女人一贯损人利己，来双元也经常与她狼狈为奸。来家父子一块儿割包皮这种事情，一定是他们事先商量好了的。

来双元结巴着解释说：“本，本来，我是没有打算和多尔一起做手术的。”

来双扬说：“废话。这不是已经做了。”

来双元继续解释：“因为，因为那天遇上的医生脾气好。现在看病，你知道的，遇上一个好脾气的耐心细致的医生多么不容易。既然遇上了，我就不想轻易放过机会。我只是问医生说我可以不可以割，谁知道那个医生热情地说：可以可以，我给你们都做了吧。”

来双扬说：“不做又怎样？危及你的性命了吗？”

来双元说：“我还不是为了小金。你知道，她总说我害了她。她有妇女病，宫颈糜烂了。她又没有少对你唠叨。”

来双扬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‘鸡’们都有糜烂，职业病，难道还能够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嫖客都事先去割包皮？”

来双元理屈词穷。

来双元低声下气地说："好吧。事情都这样了，不说了。我错了好不好。让我和多尔在你这里休养两三天，就两三天。"

来双扬恼火透了，说："真是崩溃！我这里就一间半房。我白天要睡觉，晚上要做生意。下午三点以后要做账，盘存，进货，洗衣服，洗澡，化妆。我吃饭都是九妹送一只盒饭上来，盒饭而已。你说得轻巧，就住几天！谁来伺候你？走吧走吧！"

来双元不走，赖着。他发现了妹妹厌恶眼神的所在，便赶紧用舌头打扫唇线一带的白色唾沫。他狠狠看了儿子几眼，示意来金多尔说话。

来金多尔不肯说话。腼腆少年的喉结刚刚露出水面，小小喉结在脖子上艰难地上下运动着，结果话没有说出来，眼泪倒是快要出来了。男孩子显然羞于在人前流泪，他竭力地隐忍着，脸上的癣一个斑块一个斑块地粉红起来。来双元着急，粗暴推搡着儿子。来金多尔白了他父亲一眼，突然站起身来，冲向房门，小老虎下山一般。

来双扬动若脱兔，比她侄子的动作更快。在来金多尔冲出房门之前，来双扬拽住了他。

来金多尔在来双扬手里倔强地扭动着挣扎着，眼皮抹下，死活不肯与来双扬的视线接触。姑侄俩闷不吭声地搏斗着，就像一大一小两只动物。慢慢地，情况在转变，来双扬的动作越来越柔韧，来金多尔的动作逐渐失去了力量和协调性。一会儿，来双扬将侄子抱进了怀里。

来金多尔的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。

来双扬的眼泪也无声地流了下来。

来金多尔不能走！来金多尔是来家的希望之星。来金多尔今年十岁，读小学四年级，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，打一手漂亮的乒乓球，惟一的爱好就是阅读，只要是文字，抓到手里都要读。他妈去朋友家打一天麻将，带了来金多尔去，来金多尔在别人家里看了一天的书和报纸。大堆的书报是他节省自己的午饭钱买的，因为那家里没有什么书报。大家都说来金多尔这孩子将来一定了不得。小金自己都很奇怪，说恐怕我们家这只破鸡窝里要出金凤凰了。母亲这一辈子看见字就头晕，儿子却做梦都在看书。小金闹不懂儿子的性格跟谁，因为来双元也不喜欢看书。

只有来双扬知道来金多尔跟谁，来金多尔跟她。来双扬也没有看多少书。一个在吉庆街大排档夜市卖鸭颈的女人，能够看多少书？但是来双扬心里却喜欢书，也知道尊重读书的人。用来双扬的话说，她不是不喜欢读书，是没有福气没有机会没有那个命。

来双扬说来金多尔跟她，这话是有来由的。当年来双扬和小金几乎同时有孕，前后几天生产。来双扬的婴儿因为医疗事故夭折了，她一胸脯的饱满奶水无处流淌；小金的婴儿挺好，她却完全干瘪没有一滴奶水。来金多尔便被抱过来吃来双扬的奶。这一吃，就吃了三个多月。女人的奶水，不是随便可以给人吃的，她奶了谁谁就是她的亲人了；想不是亲人也不成，母爱随着奶水流进血液了。来双扬对来金多尔亲，来金多尔也对来双扬亲，就跟天生的一样。来双扬没有办法，她知道小金不乐意，她也没有办法。就连孩子的“来金多尔”这个名字，也是来双扬给取的，谁听了都说好。

小金自然是没有打算让来双扬替自己的儿子取名的。在儿子还没有出世之前，小金夫妇就给自己的孩子取了名字。孩子一出生就有许多名字在等着他。小金夫妇原本选择了“来毅彤”这个名字，可是在报户口的时候受到了打击，人家问：“叫什么？‘来一桶’？”

“来一桶”是一种桶装方便面的简称，漫天的广告都这么说：来一桶，不止多一点，实惠又好吃！小金夫妇想：这下糟了，这孩子将来上学就有现成的绰号了。那就考虑其他候选名字吧：来潇？来壮？来一帆？大家听了都摇头，都说太普通，太平凡，太容易与别人重复了。大家都说这孩子幸运地摊上了这么一个比较少见的姓氏，那还不取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？现在谁不希望自己在世界上独一无二？

小金夫妇想破了脑袋，也没有想出一个受到认可的名字来。还是来双扬的脑子灵活，再加上她对这孩子有着特别的感情，灵感说来就来了。来双扬隆重地推出了“来金多尔”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既把父母双方的姓联结在一起了，又利用字面含义给了孩子一个良好的祝愿：来的金子多哇！来金多尔！并且还是四个字的，最新潮最时髦的了，简直像外国人的名字。来双扬把这个名字一说出来，无人不喝彩，无人不叫绝。小金再不懂事，也拒绝不了这么好的名字。所以，来金多尔便叫来金多尔了，简称多尔，非常顺口，非常洋气，像外国人。这孩子吃的是来双扬的奶，用的是来双扬取的名字，又听话，又好学，又亲来双扬，怎么能够让来双扬不把来金多尔当作自己的骨肉呢？更加上来双扬的婴儿夭折了，婚姻也烟消云散了，来双扬怎么能够不把来金多尔当自己的儿子呢？

别管来金多尔脸上的癣斑。癣斑是暂时的。来金多尔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小哥儿，一点不像塌鼻子苞谷牙的小金，也不像连自己的唾沫都管不住的来双元。来金多尔的大模样活像他的叔叔来双久，眼睛酷像大姑来双扬。来家的兄弟姐妹四个，大哥来双元和二妹来双瑗相像，大妹来双扬和小弟来双久相像。久久是来家最漂亮的人物，脸庞那个周正，体态那个风流，眼睛那个妩媚，简直是没有办法挑剔的。吉庆街谁都叫他久久，谁都不忍心叫他的全名，因为只有久久叫得出亲昵、爱慕与私心来，久久是爱称。来双扬用自己多年积攒的血汗钱，盘下一爿小店铺，叫做“久久”酒店，送给没有正经职业的久久，让他做老板。可是久久到底还是吸上毒品了。久久进戒毒所三次了。久久的复吸率百分之百。漂亮人物容易自恋，容易孤僻，容易太在乎自己，久久就是这样的一种漂亮人物。久久现在骨瘦如柴，意志消沉，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了。指望久久正常地结婚生子，大概只是来双扬的痴心妄想了。现在大家都只能生育一个孩子，来家便只有来金多尔这棵独苗苗了！

用汉口吉庆街的话来说，来金多尔是来双扬的心肝宝贝坨坨糖。任何时候，来双扬都会把来金多尔放在第一位。因此，在父子俩都割了包皮的关键时刻，来双元就把儿子推到第一线了。来金多尔其实已经懂事了。一个小时之前，在医院，来金多尔就与他爸别扭着，他不愿意三点钟之前来敲大姑的门。来金多尔明白来双扬有多么宠爱他，他不想滥用她的宠爱。来金多尔是被父亲强迫的，他的小眼睛里，早就委屈着一大包泪水了。

爱这个东西，真是令女人智昏，正如权利令男人智昏一

样。来双扬在瞬间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一下子就是一个毫无原则毫无脾气的慈母了。来双扬抚摸着来金多尔的头发，不知不觉使用了乞求的语气，她说："多尔，大姑不是冲你的。你知道大姑永远都不会冲你的。大姑就怕你不来呢。"

来金多尔说："大姑，对不起。我本来坚持要在三点钟以后来，是爸爸逼我敲门的。"

来双扬说："好孩子！"

来双扬带来金多尔洗脸去了。她会替来金多尔张罗好一切的。她会让他舒舒服服地躺下，递给他一本新买的书，然后就会替他张罗好吃的和好喝的，亲手端到来金多尔的床头，谁不让来双扬这么做都不行。

事情进行到这里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来双元吁出了一口长气，情绪立刻多云转晴天。他调整了一下身体，换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，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。

电视里面有足球！足球最能缓解割过包皮的难受劲儿，足球也最能够让时间快速地过去，足球就是球迷的故乡。足球太好了！

来双元忽然领悟到了老婆小金的英明。他为什么不应该到来双扬这里休养几天呢？来双扬自己是自己的老板，又不要按时上班打考勤，照顾人起来，时间最灵活了。并且，来双扬居住的是他们来家的老房子，这房子应该有他来双元的份呀。再说了，来双扬既然把来金多尔当成她的儿子，难道她就不应该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回报吗？再说小金下岗两年了，基本生活费连她自己吃饭都不够，而来双扬在吉庆街做了十好几年了，有一家"久久"酒店，自己还摆

需要全本请访问www.ertongbook.com

了一副卖鸭颈的摊子，脖子上戴着金项链，手指上戴着金戒指，养着长指甲，定期做美容，衣服总是最时髦的，吃饭是九妹送上楼。盒饭？自己餐馆里聘请的厨师做的盒饭，还会差到哪里去？来双元非常乐意吃这种盒饭，还非常乐意让九妹送上楼。九妹从乡下来汉口好几年了，丑小鸭快要变成白天鹅了，她懂得把胸脯挺高，把腹部收紧了，还懂得把眉毛修细，把目光放开了。九妹有一点城市小姐的模样了。九妹是做不成久久的老婆的。久久不吸毒也不会娶九妹。有多少小富婆整夜泡在吉庆街，以期求得久久的青睐，久久是吉庆街的青春偶像，大众情人，光靠飞吻就可以丰衣足食，他怎么会傻到娶一个乡下打工妹呢？港星刘德华四十岁了都还继续塑造着金牌王老五的形象，以便大家想入非非，久久绝对不比刘德华差啊！既然九妹不可能是久久的老婆，那么九妹便是可以让大家实行共产主义的。自己家餐馆里雇的丫头，给大哥送送饭，让大哥看一看，摸一摸，这不是现成的吗？小金真是对的。这小娘们真不愧商贩世家出身，真正的城市人，为家里打一副小算盘，打得精着呢！来双元可要懂得配合老婆啊，他们要默契地过日子啊，能够为自己的小家庭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。大家不都是这么在过吗？不杀熟杀谁？哪一户人家，面子不是温情脉脉的，可实质上呢？不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来双元又不是傻子。

人人都说来双扬厉害。来双扬厉害什么？来双扬不就是那张嘴巴厉害吗？来双元太了解他的大妹妹来双扬了，典型的刀子嘴，豆腐心。只要厚着脸皮赖着，顶过她那一阵子的尖酸刻薄，也就成了，来双扬从来都绝对不好意思亏待

自己的亲人的。反正是自己的亲妹妹，又不是外人，让她刻薄一下无所谓，只要有利可图。

再说，来双扬为什么就不能够帮帮自己的哥哥呢？不就是割了包皮有几天行动不方便吗？一个男人有几只包皮？不就是一只吗？一个男人一生不也就是割一次包皮吗？难道来双元还会老来麻烦她？这个来双扬，也不深入地想想，也真是太不像话了。

这一次，来双元在汉口吉庆街来家的老房子里，住定了。

2

来双扬的夜晚是一般人的白天，她的白天是一般人的夜晚。说不清为什么来双瑗到了现在，也还闹不懂来双扬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。闹不懂嘛，罢了也好，可是来双瑗偏偏喜欢管闲事。来双瑗特别喜欢管闲事，开口闭口要兼济天下，其实她连天下为何物都闹不清楚。这让来双扬怎么办才好呢？

在吉庆街，来双扬的一张巧嘴，是被公认了的。只有她的妹妹来双瑗不服气。来双瑗读了一个中专之后又读了成人自学高考的大专，学的是广播专业，出落了一口比较纯正的普通话。所到之处，来双瑗总是先声夺人。有事没事，来双瑗都会找一个话题大肆争辩。有时候，她会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，以为她的性格就是如此偏激。其实来双瑗并不是为了表现她性格的偏激，而是为了表现她的机智和雄辩。来双瑗常常在公开场合出口伤人之后，背地里又去低声下气地求和。久而久之，来双瑗的目的也达到了，大家觉得来

双瑗还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就是有一张雄辩的利嘴。姐姐来双扬，与谁说话都占上风，惟独就怕妹妹来双瑗。来双瑗为此，一直暗自得意。她认为，她的姐姐，说是嘴巧，不过就是婆婆妈妈，大街小巷的那一套俗话罢了。然而在来双扬这里呢，她是一点都不想与妹妹争高低的。来双瑗是她的亲妹妹，是她一手带大的，与她争什么山高水低？再说，来双瑗一直都有一点生瓜生蛋的，人情世故总也达不到圆熟通透的地步，世界上的道理，没有来双瑗不懂的，可现实生活中的道理，来双瑗没有一条是懂的。比如来双瑗居然就是不懂来双扬的生活方式。来双扬简直懒得与来双瑗说话。

可是，来双瑗就是要与来双扬说话，尤其是在最近。

来双瑗最近在酝酿一次大动作。在大动作之前，来双瑗觉得她必须找姐姐好好地谈一次。来双瑗质询和规劝姐姐说："扬扬，其实现在的人生已经有好多种选择了，我始终不明白，你干吗一定要过这种不正常的生活？"

来双扬瞅着妹妹，翘起眉梢，半晌才开口，她懒洋洋地说："瑗瑗啊，你几岁了？你装什么糊涂呢？"

来双瑗激昂地说："我没有装糊涂，是你在装糊涂！"

来双扬说："崩溃！"

来双扬这里的"崩溃"表达一言难尽的感叹。她不再说话了。她懒得说话了。她不知道对妹妹说什么才好。

来双瑗却是不肯放过姐姐的。她得挽救她的姐姐。来双瑗目前受聘于一家电视台的社会热点节目，她正在筹备曝光吉庆街大排档夜市的扰民问题。她不希望到时候她姐姐的形象受到损害。来双扬为什么就不能另找一种职业呢？像来双瑗，她的个人档案和工作关系都还留在远郊的

兽医站，可她已经跳槽了十余家单位了。现在的社会，就是已经有好多种人生选择了，一个人大可不必非得死盯在一个地方，死做一件事情。像来双瑗，十年前就放弃了兽医职业，一直应聘于各种新闻媒体，做了好几次惊世骇俗的报道。十年的历练下来，来双瑗在本市文化界树立了独特的个人形象。这不是很成功吗？来双扬为什么就看不到她的成功呢？近年来，甚至有著名的评论家，评价来双瑗有鲁迅风格。如此，来双瑗便是不会容忍姐姐来双扬的沉默的。

来双瑗下意识地摹仿着鲁迅的风格说话，她眉头紧紧挤出一个“川”字，沉痛地说：“扬扬，我想推心置腹地告诉你，我是你的亲妹妹，我非常非常的爱你。但是，我实在不能够理解和接受你现在的生活方式，在吉庆街卖鸭颈，一坐就是一夜，与那些胡吃海喝猜拳行令的人混在一块儿，有什么意义？‘久久’完全可以转租给九妹或者别人。吉庆街的房子产权问题，也不是说非得要住在吉庆街才能够得到解决。老房子的产权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牵涉到一系列的国家政策，几十年的旧账了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。难道我就不想要回老祖宗的房产吗？NO！只是我没有那么幼稚，这不是三天两头找找房管所，房管所就可以解决的事情。OK？”

来双扬抢白说：“难道要找江泽民？”

来双瑗说：“你这就太不严肃了。反正靠你赖在吉庆街住着，跑跑房管所，肯定是不管用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倒是次要的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的社会变革，房产问题也不是我们来家一家人的问题，是一个历史问题，我们暂时不要去管它了。关键的是，扬扬，我真的要动吉庆街了。

现在你们的吉庆街大排档太扰民了。我收到的周边居民的投诉，简直可以用麻袋装。你们彻夜不睡觉，难道要居民们也都彻夜不睡觉？你们彻夜的油烟滚滚，难道让周边居民也彻夜被油烟熏着？你们彻夜唱着闹着，难道也要周边居民彻夜听着？”

来双扬说：“来双瑗！你这话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吉庆街夜市与居民是一个矛盾，可是我解决不了！你这话得去说给市长听！市长市长市长！我说过一百次了，真是崩溃！”

来双瑗站起来把手挥动着：“扬扬，我讨厌你说‘崩溃’！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糊涂！我是在替你着想，在说你呢！你退出这种生活就不行吗？你从自己做起就不行吗？你不和卓雄洲眉来眼去就找不到其他的男朋友吗？你害久久害得还不够吗？如果不是在吉庆街混，他会吸毒？你为什么非得日夜颠倒，非得甘于庸俗，甘当小市民呢？像我一样搬到市郊新型的生活小区去，拥有自己的书房，生活不就高雅起来了吗？”

来双扬哼地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布置了一个书房就高雅了？生瓜蛋子！难道你不知道你姐姐我本来就是从小市民的娘胎里爬出来的吗？”

来双瑗连忙说：“对不起，扬扬，我今天太激动了，有一些话可能说重了，比如久久，我知道你对他感情最深，照顾最多，但是你的感情太糊涂太盲目了。作为你的妹妹，也许我不要动吉庆街的好，可是我的职业我的良心我的社会责任感，使我不能不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要警告你的是，我们的热点节目，会促使政府取缔你们的。到时候，我会非常

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来双扬点了一支香烟，夹在她的长指甲之间，白的香烟，红的指甲，满不在乎的表情，慵懒的少妇。她说：“崩溃呀，我是害了久久，我是和卓雄洲眉来眼去。你动吉庆街吧。吉庆街又不是我的，吉庆街又不是没有取缔过的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你动吧动吧。”

来双瑗说：“姐姐啊，我真是不明白。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和吉庆街脱离关系了呀？”

来双扬不说话了，侧身卧下，姿态更加慵懒，眯起眼睛迷迷地吸烟。

来双瑗是不会慵懒的。来双瑗穿着藏青色的职业套裙，披着清纯的直发，做着在电视主持人当中正在流行的一些手势。来双瑗说：“扬扬啊，既然你这么固执，这么不真诚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我实在闹不懂，吉庆街，一条破街，有什么好的呢？小市民的生活，到底有什么好的呢？”

来双扬对着天空弹了弹她修长的指头，她举双手投降，她连她的语气词“崩溃”都不敢说了。来双扬说：“行了行了，我怕你好不好？我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妹妹来谈话。”

来双扬怎么回答妹妹的一系列质问呢？来双瑗所有的质问只有主观意识，没有客观意识，脑子里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想透，却还有强烈的教导他人的欲望，这下可真是把来双扬累着了。

我的天，来双扬没有认为吉庆街好，也没有认为小市民的生活好。来双扬没有理论，她是凭直觉寻找道理的。她的道理告诉她，生活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可以首先辨别好坏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